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燕姻緣全傳  
第五十九回 安小姐平空及第 柳卿雲抵死不從

詞曰：桃花招，杏花邀，折得來時是柳條。任他驕，讓他刁，暗引明挑，芳魂早已消。有名有姓何曾冒？無形無影誰知道！既相遭，肯相饒？說出根苗，光景這一遭。

這首閒詞按下。

話表安瑞雲場事已畢，出了貢院，家人接著，回到寓所不表。

那一日，外面紛紛發榜，張府家人見得報到他主人張朗名字，不解何故。內中有個老成些的說道：「想必是呂相公頂了我們大爺的名字，其中必有緣故。我們不可識破，已後自然明白。」誰知安瑞雲果然頂了張朗的名諱，得中第一名進士。張寅同呂昆已得高魁，臨妝暗中歡喜，悄悄向安小姐道：「為何頂張朗的名姓？是何原故？」小姐道：「你那裡曉得我的主意！若是頂了呂昆的名諱考試，目前豈不弄出事來了？喜得張朗一病在家，知道他不能考試，故爾頂他名字，卻才無礙。」小姐心下暗想：「既是頂了張朗名字，中了進士，恐他家不知，日後怎了？」連連修了一封節略，直將頂名替代的不是說明；即差人送到登州。

張指揮得書一看，上寫著：

違別

台顏，已經兩月。在府叨蒙雅愛，深感隆情。啟者妾身原非男子，實係女流，乃兵部安國治之女、呂昆之妻，尚未結縭。只緣家父為奸黨陷害，改扮男裝，來京探聽消息。不意逾犯尊顏，有蒙不殺深思，感仰不盡。今復頂替公郎名諱，幸得列登進士班頭，有愧府第，罪不容誅。特此直陳衷悃，

上達

台前，望祈寬宥。兼請台安，不勝依切。

張指揮夫婦看畢，原來是我的外甥媳婦。天下有這等奇才女子，卻也可敬。既是骨肉至戚，並無怨恨，連連修書回復不表。

一日，正當欽召殿試，當今天子見張朗、張寅、呂昆三人相貌超群，欽點為三鼎甲：張朗得中狀元，呂昆是榜眼，張寅是探花。欽命總裁御史會宴瓊林，隨即帶領眾進士前來謁相。

你道當朝首相是誰？這人姓蔡名孔，表字治方。這蔡太師命新翰林進士請回，單留三鼎甲謁見。原來蔡太師有一位千金，芳名月蘭，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見得新科狀元一表人才，欲將月蘭小姐匹配。無奈安小姐是個女子，怎能應承？只得執意推辭：已有前妻，不敢尊命。呂昆向著安小姐道：「年兄何須苦苦推托？古人云：妻如衣服。就是三妻四妾不足為多，到是從命的好。」此刻安小姐認得呂昆，呂昆認不出是安小姐。你道為何原故？當初曾會過一面，目下安小姐紗帽圓領，正是文人氣象，何能認得？

今日安小姐聽得呂昆之言，卻暗恨在心。告別回來，心中細想：天下負心的莫過於男子。正所謂：

本待將心托明月，誰知明月照溝渠。

這句話卻也難怪安小姐動氣。計算呂昆，先有柳氏，後有臨妝，安小姐乃三媒六證所訂，目今又在談府招贅，若是蔡太師將月蘭小姐許他，豈不唾手而得？焉得不算做負心的男子！所以暗恨在心：倘若我安瑞雲將來做了有司衙門，不夾他孤拐，誓（世）不為人！適遇都察院凌炳、兵科給事李夢蘭他二人俱告假回籍，皇上下詔，著張朗掌都察院御史印，張寅為兵科給事，呂昆授翰林院編修職。各人修書回家，迎接家眷。正是：

欲知富貴光門閥，須把文章用苦工。

不表張寅、呂昆各人上任。再講這京都城南新開了一座青樓楚館，取名為暢春院。你道這院裡是甚人？卻是當日在蘇州開過鳳樂院的媽兒韓氏。只為侯總兵的公子前來搜樓，跌死家人侯安，媽兒聽了莫六頭之言，帶了柳氏卿雲逃走到京；誰知莫六頭在途中染病身亡。目下媽兒在都中南城又開下這座暢春院，來的都是些王孫公子錚錚人物。院中雖有許多女子，總比不上柳卿雲的容貌。

卿雲自從在蘇州鳳樂院中與呂昆有約，目下一心皈命，並不肯迎賓接客，每日只是烏雲不整，面帶憂容。韓媽兒道：「你這樣子，莫非心下想著當日那姓呂的麼？他今日已做了官，若是個有良心的，就該打發人前來接你。我看他寂寂無聞，全然不理，你不要想迷了心，到反誤了你的終身大事。若說要像呂昆這般才貌，卻也不難。我們這裡來的都是些宦家子弟，你再幫我掙上幾年，那時擇個有才有貌的郎君，做娘的把你嫁與他去，豈不是好？」柳卿雲那裡肯依？抵死不從。正是：

隨他說得天花墜，只當平空碎雪飄。